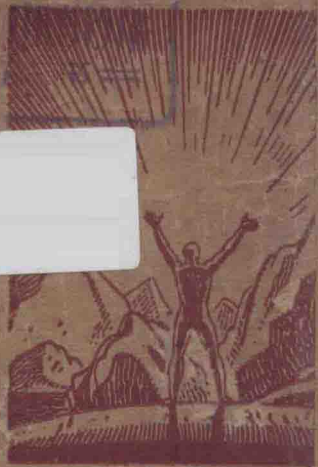


良友文叢書

一年

張天翼作



書叢學文友良

年 一

作翼天張

行印司公書圖友良海上

版再月六年四十三國民

本 及 普

價售冊每

必翻所版
究印有權

售經總社報書匯文海上

社會問題講座

星期日，天氣好得古怪。明天又是個了不起的節日，一共有兩天玩兒。官兒們都打算好好尋一回樂，於是祕書劉培本先生書室裏坐了幾個他的同事。

他們誰都愛上劉培本先生家裏來：劉先生待人殷勤，跟什麼人都談得上，款客的東西又都是怪精致的，飯菜也合上他們的胃口。此外還有是，劉太太很大方，談鋒最健，又什麼都懂得，不論你抓住了個什麼題目她會儘跟你說下去的。現在可抱歉得很：她不在家。

劉培本先生正送走了兩個客回到書室裏來。

他是矮小個子，遠遠地瞧來像根牙籤；在座的諸位就個個都顯得怪高大的了，即使是王科長——臉頂長的那個，他的科員們都叫他『一寸五分丁』的。劉祕書個子一小，好像因此那班下屬就都不怕他，不管他高興也好，綑着臉也好，他的書記總示威似地挨到他面前，像要一脚就由他胸袋上跨過去的樣子。有一次他對他勤勞發着怒，跳得很高，可是那勤勞滿不在乎，只好奇地瞧着桌上的墨盒，似乎要看看劉祕書到底跳不跳得進去。但同事們並不因他長得矮小就失去對他的敬意，劉祕書自己沒理會這個岔，他還是留着他的鬍子，像機械畫地綑齊着，還讓牠塗了油似地放着光。他臉子也比別人的短一截，彷彿給誰壓了一把。眼睛也小，一邊一個安放在闊闊的鼻子上，把距離弄遠了點，瞧來像個比目魚。

回到房裏，他搓搓手透口氣。

那一寸五分丁打個呵欠，沒勁兒地問：

『那倆是誰？』

『那老者是梁梅軒。那三十幾歲的是他外甥，大概不是親的……或者親的，我弄不清了。……唔，不是親的。據說他才來。他叫白慕易。』

那個似乎又打了個呵欠。他嘴老張着，像臉上的肌肉太有剩餘，閉住了怕肉會割起來；他在不在打呵欠是很難辨別的。

『他幹什麼的，現在？』一寸五分丁膠似地追問。『他想找事吧？那老頭兒像在什麼地方見過。』

『那三十幾歲的想找事。』

『老頭兒呢？』

『他有個事：當錄事。』

『錄事？他……』

一位四十歲上下的秦先生隨手拈了一角廣東月餅塞到嘴裏去。

『老王你幹麼那麼關心他？』秦先生囁着說。一大口吐沫從喉裏迸出。

來，他趕快用手背揩去。

『我愛打聽這些事，』一寸五分丁也拈了一角月餅，嘴更張大了點：『可並不是吃月餅，他是說話。』我高興起來還得做個統計：找事的多少，撒差的多少，找到事的人多少，什麼出身找到的什麼事。這是很有趣的，而且……』

秦先生又拈角月餅。

『得了罷：自己的事還管不了還管別人的！』

『怎麼，這也是社會問題呀。』

他覺得這句話說得很漂亮，便又自語地重一句：

『社會問題呀。』

手裏的月餅好幾次要塞到嘴裏去，嘴老沒開。這回很快地丟進嘴，像是再遲一下就沒機會吃似的。

『社會問題！』秦先生咕嚕一句。又吃了一角月餅：他的吃月餅彷彿

不是爲了自己，只是替別人盡義務。

「一寸五分丁當作沒聽見，他釘着劉培本問：

『那老頭是……那梁……梁……梁什麼啊？』

『梁梅軒。』

『梁梅軒。梅蘭芳的梅？……錄事，怪不得！那付可憐相一老一實全擺在臉上，所以說……』

劉先生擺着同情的臉色。

『噯，他真可憐。他在外面混了一世，如今還是錄事：三四十塊錢要養活一家人，家裏有個太太，還有個媳婦，兒子不知在那里當警察還不知是勤務兵。三四十塊，他也要活下去。……其實他書讀得並不怎樣。』

坐在角落裏的一位先生，一臉鬚根，和尚頭，被叫作羅漢，他一直在默然抽着煙，這里他突然站了起來：

『他們本領真大：三十幾塊錢，要付房租，要吃飯，要養活家人，他

們也維持下去了。說不定他們還要到夫子廟喝喝茶，聽聽戲，高興起來要去看看電影，他們倒也不覺得苦。本領真大。年青點的還要嫖嫖姑娘，他倒並不負債。吃也吃得不壞。我們也一樣的是人，我們總是不夠用。這道理我無論如何想不通。」

秦先生插進來了，他嘴裏又啣着了月餅，說起話來像掉了門牙似的聲音：

『人總是這樣的，各人有各人的活法。他們現在一個月，譬如說一個月拿三十五塊錢，剛夠用，要是五十塊一個月呢，還是剛夠用，他決不會每個月貯蓄十五塊的。人總是這樣的，對不對？譬如我們……就譬如老王，你每月二百六，你剛夠用……』

『我不夠用。』

『唔，你不够用。譬如一個月虧五十塊，不，我們就說是四十塊罷——每月虧四十。你要是加了薪，加到三百，你還是不夠的。加到四百，你

也不會每月積蓄一百塊的。人總是這樣的。他們當特任職的，每月八百，他靠這八百可聚不起錢來。」

他停了停，把碟子裏最後一角月餅放到嘴裏。

『人總是這樣的，』他很快地吞了嘴裏的東西。『說是這樣說，但是每個人總是想升官，小官想大點的，沒官做的想做官。』

劉培本先生覺得發言的機會到了，他搓搓手。

『的確是這麼一回事，』他慢慢地說。『就像那位梁梅軒那樣，他非常想升個辦事員。其實據我想，升到了辦事員他還不夠用，又想要科員了。十等科員要升九等，九等要升八等，但是都不會滿足的。他升到一等科員又希望當科長祕書了。還而且……』

他嚥了口吐沫又說下去：

『還而且……至於有許多不必做官的，他也……我們是沒有法子，是不是，除了幹這些東西以外我們只好餓肚子的：我們不會做生意，又

不會打鐵，只好靠靠「等因奉此」吃飯。他們呢，根本不這樣想，他們以爲在機關裏吃碗飯是了不起：他們有許許多多，我親眼看見許許多多，他們本來有方法吃飯，但是他們……」

秦先生很快地——

『但是他們想做官！』

『對了，』過一回，『對了對了，』劉先生微笑着。『就像那位白慕易同志……』

說着就打住了，點一根煙捲。

秦先生瞧着他的臉：

『那位白同志就是個想做官的？』

『不錯，』那個把兩個腿子疊着，把皺了的衣裳弄弄好，做個很舒適的樣子：你一見就可以知道他有篇話要說。『不錯，白同志的確想做個什麼機關的職員。你們猜猜看他出身是什麼？』

『中學生。』

劉培本先生搖搖腦袋。

『完全不對。你知道他是什麼：是裁縫！他是個裁縫，在他自己那地方當裁縫的。大概後來他覺得當裁縫沒出息，或者是以爲失了他的身份，他就只想到衙門裏吃份飯。他後來跑過幾個機關，最近在那個縣公署裏當過幾個月承發吏。……』

『什麼？』

『承發吏——官吏的吏。……唔，承發吏。此外大概還當過二十塊錢上下的小官。其實他做裁縫每個月也可做二十幾塊錢，好的月份甚至於可以賺到四十。但是他不願意幹：大概總是怕失了身份。他家裏倒是……說句腐化的話，是所謂書香世家，到他上一代手裏就很難維持了，他父親是開子日店糊口的，大概因此慕易同志不屑做裁縫。其實做裁縫做官有什麼上下，不都是一樣的職業？而且……唔，很困難：找什麼事呢？辦

稿怕他還辦不了。管賬呢，別人不會憑空請你管的。只能當當寫字的路子了。不過也還是……」

『我說那位白同志準沒見過世面，』一寸五分丁說。『你想，別人大學畢業，大學士，還有當司書錄事的哩，你憑一個木匠資格——是木匠吧？』

『裁縫。』

『是啊，裁縫，你瞧！』他擺擺手。

劉培本於是說了許多實例。像一個北大畢了業的找事找不着，只得替一個小學校當門房。像一個在美國學電工學了十一年回國，在一個地方當書記等等。他一面說一面來回地走着：從這排窗子口走到對面。時時抬起頭來瞧瞧壁上掛着的字畫：都是帶灰黑的，有許多蛀虫啃的洞。在許多中國名人字畫擠着的中間，還有幀油畫怪孤獨地獸着，劉先生向這幀畫瞧的時候頂多。

說完了那些故事，劉先生就在油畫前面站住了。這是他一個朋友畫的，據說屬於後期印象派。要是你第一次到劉先生書室裏去，他總得介紹一下：

『這是我一個朋友畫的，好不好？這是後期印象派，不是前期。我這朋友在巴黎學畫學了八年。』

那你當然要去看那畫了：四五个胖胖的紅得發紫的蘋果像生了凍瘡，一個麻油瓶，旁邊站着個斷了膀子的女人，很起勁地瞧着那瓶麻油，再次是個話匣子，後面還有幾個黃色圓東西——不知是皮球還是窩窩頭。……

『所以很困難！』劉先生結束他的談話。『可惜我沒有學到一行手藝，不然哪個高興來幹這……』

羅漢先生在這兒發表了一個意見：他認為出身不出身滿沒關係，最要緊的是人緣。

『可是人緣還不如機緣，』秦先生修正一下。

「那自然，」羅漢微笑着。於是又放低了聲音：「機緣的確最要緊：
阿望現在不是靠臂部吃飯麼。」

幾個人都從心地笑起來。

「糟糕透了，」秦先生說，「白慕易同志連這點都不夠資格！」
然而從劉祕書家裏辭了出來的白慕易同志可不這麼想。他滿肚子熱。

梅軒老先生

一

白慕易先生一身的汗，跟着梁梅軒老先生走。

太陽照得正起勁，把街浴成牛乳似的顏色。

街上很擠，多半是些老媽廚子之類的人物。每個人手裏提個竹籃子東闖一下，西闖一下，像不認得路似的。等籃子裏堆滿了動物的植物的肉之後，他們就提回去給他們主人潤舌子。此外菜市裏也有太太們：撐住把紅紅綠綠的綢傘，穿着皮鞋，用種不會失身份的口吻跟屠戶或者魚販子爭價。

錢。滿足之後，她們說不定就跑進牛肉店。或者還要去切半斤火腿。得意地瞧瞧手裏的籃子，她們便滿不在乎的樣子出了菜市。走到半路也許想起還得買一斤開陽。微笑永遠堆在她們臉上；她們估算一下，一斤豆芽比王媽買的便宜兩個子，一斤牛肉得便宜四個子，每天一共上算二十來個子。於是帶着這勝利勁兒，坐了兩毛錢洋車回去。

他們甥舅倆走得怪費勁；才讓開一個菜籃子，又碰到一輛洋車。梁梅軒先生打算冒火，可是不好對誰發作；那些粗人不屑計較，要是喫了一個車夫的眼前虧，那真丟面子！女太太們就，他覺得在上流社會裏總……梅軒老先生把所有的煩躁擠在眉毛中間。

『這樣沒有秩序！』他吐口沫。

『Hey，你爲什麼吐唾沫到我身上？』

『你……對不起對不起，我沒有看見。』

車輛也擠着過不去了，車上的人都埋怨地瞧着那十三號巡警。那怪可